二百九六
五人五
二百九七
六人五

類函
百三四

伽3
427
194

早稲田大學圖書

記念圖書
此係明治卅八年八月諸同人悼山田一郎君醵資所購以贈
早稲田大學圖書館

門 1 號 巻 3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人部五十五 諫

諫一

原 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又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謟也近而不諫則尸利

也

白虎通曰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

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云云 詳諷

說苑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

諫二

原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郜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郜鼎在廟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
謂也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
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社稷之衞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
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逸禮曰衞史鰌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
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
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
於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

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
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
之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鐘鼓之樂極宮
室之觀犯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
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
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
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斂於民
而爲鐘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
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
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

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非害治國家而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王曰善　又曰楚莊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

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其君者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入諫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鼓鐘不暇何諫之聽縱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荊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右抽佩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　又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棊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懾懼公扶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呂氏春秋曰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

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讐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饑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爲禽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幃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漢書曰郅都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

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爲治乎　漢書曰薛廣德敢直言諫諍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

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臣聞翫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於一人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一作鞅　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廩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志曰孫權旣爲吳王權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内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增】經濟類編曰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

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又帝好圍碁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碁抗假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悟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帝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　又曰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嘗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

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得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又曰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

太宗亦爲齎戚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又曰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堯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拘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太平御覽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年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組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 經濟類編曰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

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絶陛下降恩旨假慈顔凝旒以
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
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
應答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
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
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
驕人恐由玆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
改　彙苑曰韓休峭直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元
宗嘗獵苑中或大張樂所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已而疏輙至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爲相陛

下無一日歡何不逐之帝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且蕭
嵩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
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唐
書曰陸贄勸德宗於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聽納無倦
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上封者惟
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
自取名朕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
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退而上疏極言不可帝頗采納
又曰憲宗初李絳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
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羣處厚路隋數

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經濟類編曰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上遂名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上變色而罷密名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戇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

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　唐書曰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饋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　又曰劉栖楚敬宗時為右拾遺敬宗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極諫額叩龍

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於此有詔慰諭乃出　太平御覽曰文宗時魏謩爲起居舍人紫宸入謝名誡之曰事有不當亟須論奏謩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不敢越職踰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　又曰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　經濟類編曰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駮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又曰宋眞宗時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名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名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名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傾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用遂命爲樞密副使　宋史曰眞宗嘗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

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己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 宋史紀事曰眞宗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賛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 又曰仁宗廢皇后郭氏敕臺諫章奏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御史蔣堂等詣垂拱殿伏奏殿門闔不爲通道輔扣環大呼呂夷簡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仲淹於外 宋史曰何郯爲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仁宗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又曰唐介劾宰相除擬張堯佐兼四使并言文彥博緣閹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蓋自固結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貶春州別駕改英州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經濟類編曰仁宗時孫沔上言自孔道輔

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
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
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蠱冶之色宸禁晝嚴
乘輿天遠未見款名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
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書奏再責
永州酒務　宋史紀事曰翰林學士范鎮言孔文仲對
策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
聖明之累不聽鎮以言不用乞致仕復極論青苗之害
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
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

之遂以戸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
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臣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
下聞而壯之　又曰鄭俠以言事得罪編管汀州御史
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
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
俠曰以此為正人助　又曰哲宗初政詔百官言朝政
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
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
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
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

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
言則入六事矣　經濟類編曰哲宗劉妃多材藝有盛
寵既搆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
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以
數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乃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
而孟后廢今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
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
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耶帝變色持
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
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

相激厲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
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
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
失謝曰君贈我厚矣　又曰孝宗時劉珙自湖南召還
初入見帝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
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
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
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
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

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 又曰知南康軍朱熹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宋史紀事曰光宗久不朝重華宮百官力請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等上疏極言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官侍衞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 金史曰陳規字

正叔貞祐時爲監察御史宣宗嘗名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名壽孫問曰曾令陳規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事不敢爲外人言況親被聖訓乎上因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云　元史曰桑哥當國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穀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

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悟命帥羽林籍桑哥家按誅之　又曰不忽木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及世榮以罪被誅帝語之曰朕殊愧卿　又曰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

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名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　經濟類編曰元武宗時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蘗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　又曰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鼇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廷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　元史曰英宗從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曰臣等敢不竭忠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帝

嘉納之　又曰帝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時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遥訓導葉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況有明詔乎乃上言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書奏逮問瘐死獄中

又曰洪武十年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又曰仁宗時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其沽名上頗厭之因免謙朝參楊士奇進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　又曰宣宗征高煦旋師駐驛獻縣陳山勸上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又謂蹇義夏原吉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蹇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　獻徵錄曰鍾同為御史景帝時積陰晦求直言同上章言父

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皇
儲未建國本無依太上皇於皇上友愛甚周上皇之子
兄弟之子猶子也伏惟擇日行禮復其儲位天下幸甚
帝不懌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鞫訊
蔓辭連及並下錦衣獄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
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下獄被杖左右曰
皆鍾同倡論乃封大杖入獄杖至百同死獄中　明紀
事本末曰天順間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
亨奪民田且言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
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吉祥在旁慚懼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　又曰孝宗時王恕爲吏部尚書遇事敢言時
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
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
皆未行乎　又曰孝宗名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上
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爲隱
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
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
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　又曰戶部主事李夢陽上
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疏
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

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旣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一日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如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張氏指外戚猶言張家也）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又曰武宗初內侍劉瑾與其黨八人爲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瑾尤獪黠漸用事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對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去瑾輩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曰是也即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乃囑夢陽具疏草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請將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高鳳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閹大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閹已窘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詣

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明日命諸大臣入傳諭曰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侍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寛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今海内民窮盜起天變日增臺小輒導上游宴無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是日諸閹益窘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八人遂夜趨上前環跪哭曰害瑾等者岳也於是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丘聚等分據要任瑾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文等皆罷斥瑾矯詔以劉健謝遷韓文等皆爲奸黨榜於朝堂　又曰武宗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内閣草敕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爲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内有奸邪爲名陛下之左右與臣等又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劒起曰不草制茲此劒儲免冠

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劒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　又曰正德十四年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疏先後入上大怒下黄鞏陸震等六人錦衣獄命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俱廷杖遷謫有差杖死者十有餘人車駕竟不出　又曰世宗興獻議主張璁桂萼之說伯孝宗而考興獻名百官至左順門敕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於是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爲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此國朝故事也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

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羣臣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命司禮監諭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至午帝怒命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翀等八人于獄楊愼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悉逮繫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凡十九人 又曰嘉靖四十四年戸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内人以爲薄於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孑遺也然而内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理之所無斷可見已民熙物洽薰爲泰和陛下性中眞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疏上帝大怒命逮繫下鎭撫司

諫三

原 后聖 臣直〔上詳諫諍一 漢書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直言諫諍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君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 當車 扣馬〔尚書洪範五行傳昌邑王賀爲帝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

行光禄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 崔鴻前秦録苻堅如鄴狩於西山伶人王洛扣馬而諫乃止

汙輪 **折檻** 上詳 前漢書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逆耳 **拂心** 並詳諫二

三責 **五失** 晏子春秋景公遊大阜望齊國曰鳴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太公長有齊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乘六馬公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使禳彗星晏子曰天教也若受諫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曰昔夫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 王隱晉書齊王冏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王安不慮危耽於酒色其失一王徽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四夷交侵不以為念其失三興義人勞窮苦不聞賑救之令其失四又與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冏曰孤不能以致五關若無予則不聞其過

斷鞅 **攬轡** 上詳諫二 段龜龍西涼記呂纂馳騁游獵或出于溝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言

犯顔 **逆意** 後漢書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顔諫爭 魏志明帝時衛覬上疏曰順顔者愛所由生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皆順顔而避逆意

屏几 **迴輿** 崔鴻前涼錄張駿讌羣僚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黄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親犯令則令不行矣駿屏几改容曰微黄生吾不聞過矣 後漢書帝嘗出銚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戒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迴輿而還

七人 **一士** 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伏蒲 **削藁** 漢書元帝欲廢太子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泣諫注以青規地曰青蒲 魏志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上封輒削藁人多譏其默後乃知之

刃斬 **兵臨** 左傳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注以已諭鋒

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

補袞闕　識履聲 詩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漢書鄭崇為尚書僕射數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面折　頭軔 漢書陳平謂王陵曰面折廷爭我不如君安劉氏宗廟君不如我後漢書光武嘗欲出遊申屠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車輪帝遂為止注軔謂以軔頭止車輪也

無隱　勿欺 禮事君有犯無隱下見論語

輔台德　格君心 書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注台我也下見孟子

造辟　規王 穀梁傳古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詩序沔水規宣王也

危言危行　啟心沃心 上見論語書啟乃心沃朕心

不密則失　有益則為 易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禮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

稽于眾　逆于心 書稽于眾舍己從人又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諫無訕　余違汝弼 上見禮下見書

止妾為妻　以規為瑱 國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于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憗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蒲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

傳言　獻藝 左傳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箴諫　規誨 並見上

列士獻詩　庶人傳語 國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 旅賁之規 暬御之箴 國語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補】懇惻 謇正 唐書高祖獵親格虎諸亮懇惻致諫帝納其言 後漢書韋彪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

沉密 鯁切 唐書李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縉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哉晟何敢容曰司馬失辭矣晟任熱宰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慚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事文類聚宋蕭燧字照鄰遷諫議大夫入謝孝宗曰卿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卹仇怨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碎衣 隱柱 經濟類編宋徽宗時童貫與黃經臣用事陳禾上書言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他日陛下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通鑑隋煬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帝不悅而罷

遂良還笏 元亮置笏 唐書高宗將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聽乃置笏殿階曰還陛下笏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崔元亮清慎介特太和時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入服其不撓

設諫鼓 請諫紙 唐書吳兢疏云堯設諫鼓事文類聚白居易與元稹書云僕為諫官月請諫紙

殿上虎 朝陽鳳 人物志宋劉安世字器之哲宗時歷臺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面折廷諍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

殿廷觀者皆流汗縮頸目之曰殿上虎獻徵録明林俊初授刑部員外郎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極論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憲宗怒後自知必死尋下詔獄對益厲謫姚州判官時言路久塞臺諫禁不敢作一語後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

惜臺綱 論諫職 元史文宗時臺臣嘗奏除目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綴將作院官閒之名臺臣言閒為人詼諧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掃地矣文宗乃止宋史理宗時洪咨夔台入因論臺諫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未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之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深銜之

介亦好異 浩不知幾 事文類聚慶曆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經濟類編有昏誕者嘗三以書勸鄒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以諫廢誣作王山主人劉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後輒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晝度夜思 身退言行 唐書元和時李絳見浴堂殿帝曰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豈易哉若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能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雖開納獎勸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獻徵録明陳讓字原禮為御史肅皇帝嗣統迎興獻太后入張太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構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詞連以宮禁諸司不敢出一語讓捕東山下獄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令其黨告變且誣讓為張氏羽翼併下獄讓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公言暴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鞫東山所奏無驗併其黨伏誅讓得還職已而興獻后登遐廷議還興獻帝合葬天壽讓以藩王不宜入祔皇陵乃借堪輿說頗陵氣脈

(不可泄請以衣帙交莘便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面折廷諍 愛君憂國(元史竇默于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 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蘗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敕近臣進酒三鍾而止吾圖撒合里者蓋國語長髯人也)汲黯之戇 陸贄之鋭(漢書武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唐書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鋭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原】匡救其惡 彌縫其闕(並白帖)夙夜在公 日月獻納 一言興邦 三進及霤(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霤)

(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直能寤主 仁有殺身 獻可替否

治煩去惑 開諫諍之道 闢忠讜之門 況當不諱之朝 宜厲勿欺之節 將表効於公忠 豈敢辭於戮辱 既非言遜之朝 詎有身危之慮 居常不能寤主 臨難徒欲愛身 辭親策名則將身許 危君陷惡何以臣爲 讜言嘉謀匡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思紓國之難惟有盡忠 奮振主之威如何無罪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 矧伊君臣實惡訐爲直者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罪陷刑是重納君之惡 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

書泄治之罪（上詳殷本紀下詳春秋）【增】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並經濟類編）愛其忤以拔忠賢

惡其順以去佞邪　黃帝立靈臺之議者上觀於賢

也　唐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通鑑前編黃帝始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堯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謡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孝文嘉

袁盎人豕之譏（漢書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常同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乃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於是上說入語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人豕謂戚夫人也）口給者事或非信　辭屈者理或未窮

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　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麄

疎（公孫弘封平津侯詳漢書下詳吳志）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

達而化理成　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

隳（並獻徵錄）城門閉言路閉　城門開言路開（宋靖康時事詳宋史紀事）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人部五十六 諫 謗諫 不諫(附) 對見 對問

諫四

原 開說 魏志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衛覬上疏曰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

違不忘諫 左傳取郜大鼎於宋臧哀伯諫云云聞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不惡切諫 漢書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詢于芻蕘 詩

詢茲黃髮 書

師氏詔王 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注告王以善道也媺古美字

小人之箴 書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增 假辭色 唐書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

爭枉直 又徐有功遷秋官郎中時周興來俊臣以周內窮詆相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

亢所全活甚衆

善愧人 漢書龔遂字少卿忠厚剛毅有大節為昌邑郎中令王動作不正內諫爭于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無巳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

面稱過 後漢書爰延字季平性質直遷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過敬聞闕矣

務存大體 言行錄宋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

不喜彈劾 獻徵錄明陳司寇壽初在諫垣時論時政指陳得失無所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

曲致忠懇 宋史壽王不豫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漬甃甓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

未嘗緘默 元史巙巙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開諫諍之門 金史世宗嘗召問移剌履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

用已試之人 獻徵錄明弘治初儲瓘請名諭降主事張吉王純等五人曰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封自作草 後漢書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

封章無闕日 唐書敬宗時李渤為諫議大夫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封章無闕日天子雖幼昏亦感悟

回天之力 又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求言之詔 經濟類編宋陳瓘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切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強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則黃耇之言或不

樂告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憲　**諫官得隨入閤** 唐書
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謀來助初政
太宗嘗謂王珪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
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内安朕雖不德
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太平珪進曰古者天子
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聽收采
芻言臣敢竭狂瞽萬分之一帝悅乃詔　**諫官入奉朝**
諫官得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閤
請 宋史慶曆三年田況言諫諍之臣不得入奉朝請臣
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
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　**中外以言為諱** 唐書
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内朝
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御
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
王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莩相望陛下宜恭默思道
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
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　**閤中奏事久廢**
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
又穆宗立不恤國事鄭覃與崔鄲等延對進諫帝不懌
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因詔覃

曰閤中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　**直至御前** 元史
卿延英時閤中奏事久廢至是士相慶
鐵木迭兒奏比詔内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
御前乞令臣等閱視乃入奏仁宗曰言事者當直至御
前如細民訴　**不由門下** 事文類聚宋王巖叟遷左司
訟者則禁之　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
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
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入上章
命竟　**疏辭密封** 唐書德宗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
寢　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
聞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委曲防護是即
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
私之德且傷　**不進揭帖** 明史紀事孝宗嘗召劉大夏
不吝之明　於便殿諭之曰事有不可每
欲名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
可揭帖致朕大夏對曰不敢上問何也曰臣下以揭帖
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遠法帝
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内咨閣臣可也如用
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　**頗厭其數** 宋史魯宗道風
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　聞多所論列帝

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虚名邪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殺辭曰魯直 諫行足矣 事文類聚韓忠獻爲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 嘉王酒悲 五代史蜀王衍年少荒淫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嘗以九日宴宣華院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誚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 希憲木强 元史廉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公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强邪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 前後章十九上 宋史仁宗時范鎮請建儲前後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奏 疏數十萬言 又眞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 六月二十餘奏 又魏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 半 歲一百八疏 又建中靖國間給事中任伯雨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 誠結

主知 元史實默嘗與劉秉忠劉肅商挺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傍大言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劉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 諫 或不入 又虞集每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必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未嘗告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 四鐵御史 獻徵錄明世宗時馮恩爲御史時汪鋐以上寵勢張甚性愎而險詖時相會彗星見遂極論汪大夫爲腹心彗并及二相上怒甚逮下詔獄律斬時汪驟遷太宰尋當論決劊會審南闕門汪太宰時秉筆故令校卒持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即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太宰益怒謂因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誅之何但叱爲太宰怒甚推案下欲拳公公應之聲益厲觀者咸嘖嘖稱歎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公爲四鐵御史上所使詗事者密以聞上爲動容減

死戍雷州

兩繫詔獄 又楊爵為御史嘉靖間上封事大約謂天下大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政者諫郭翊國虢為巨蠹二則凍餒之民閔不憂恤而為方士修齋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出入禁內五則搥折諫臣上震怒逮北鎮撫司推究考掠備至部郎周天佐御史浦鋐以申救繫獄中爵禁五年上虔修萬靈明庭之儀祝釐得仙箕釋此三人者遂與周怡劉魁同釋隨復逮之三人又繫三年始得釋

謗諫〔附〕

〔原〕**設木　防川** 通鑑前編堯設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惡訕　賞謗 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國策齊威王下令曰有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 矧

伊忠臣豈宜揚主之過 並白帖

〔增〕**如石投水** 唐書李綱為太子少保太子建成昵近小人綱屢諫不聽乞歸帝曰卿向者為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臣諫之輒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石投水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辱東朝乎帝改容謝之

有益於國 又吳兢言古者設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言路

狂夫之言 又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太宗乃賜絹二十匹隨拜監察御史

除妖謗法 魏志文帝踐祚以高柔為治書侍御史時人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請除妖謗賞告之法帝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

何廷

折我 唐書柳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帝乃解 訕謗削籍 獻徵録明嘉靖時程文德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擬元文文德素講理學所擬不稱旨調南京工部侍郎文德疏辭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以爲訕謗命削籍

不諫 附

原 陷主 棄君 漢書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左傳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生則縱其欲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何臣之爲 求之不言 唐書太宗時杜淹言邸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在隋爲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既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帝又笑問曰卿在隋不諫宜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慢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曰願無隱 宋史仁宗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增 責以不諫

原 寧違忤以納善 豈順從而忘危 並白帖 事上以忠則宜身許 陷君於惡何用臣爲 苟賴其祿是爲尸利 不匡其失宜及墨刑 禮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書臣下不匡其刑墨 陳忠讜之言猶聞有賞 廢獻替之義安得無辜 君子立誠猶不成人之惡 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 增 大臣重祿而不極諫 小臣畏罪而不敢言 並經濟類編 甘心立仗之馬 喑口朝陽之鳳 唐書李林甫謂諫官曰公等不見立仗馬乎立仗馬

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斥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下見諫三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浮以生疾主不能禦天命不佑【原】禍受其咎左傳

【增】猶踵弊風唐書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爲第一因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豈獨無事又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彌縫其間元史阿魯渾薩理與桑哥同視事及桑哥敗帝問桑哥爲政如此卿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陛下方信任之彼所忌獨臣臣言抱柴救火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而已帝然之

諫五

【增】詩宋石介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汝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爲予司諫正予門闑爲予京兆堲予讒說予晚得弼予心弼悅以道輔予弼言深切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廑竭曰行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人渾朴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屢進直言

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裏
雖小官名聞予徹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爲諫官正色
在列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
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時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杜衍代介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此詩）

原　賦　唐謝偃惟皇誡德賦曰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
殊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
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賢
是授惟民斯卹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若夫恃智
驕力狠戾倔強忠良是棄諂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
深池而絕壤厚賦重役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
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原　表　魏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岨之國勢
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
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
國家攻而必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
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
不如所失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天時難測
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高城深池無所施

其功退則歸塗不通道路沮洳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
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荊陽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
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
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植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
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
備然後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
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
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卹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
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陵王蕭子良上讜言表
曰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闡衢室爰啟南風之頌流

莫非降道爝煇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歷朝
臨冬暧海鏡春亭遐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
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
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
謇諤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鱻之美方
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守雕墉商貨浮侈田萊蕪替
棫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
闕興規衮廢能補則壤詠無遠轃樂可追　增唐魏徵
論太宗十漸疏曰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
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何以言之漢文辭千里

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此其漸不克終一也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此其漸不克終三也陛下貞觀之初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見而自踈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

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返朴還淳今則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翫之作無時不至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若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不省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踈干求者日進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此其漸不克終七也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

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覲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則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此其漸不克終八也頃年以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此樂將極也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終九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步不絕於道路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陸贄對德宗問當今切務疏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直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

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説不伸矣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不通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昔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元稹獻事表曰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啓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親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參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文皇帝大悦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者唯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爲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三四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宣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安全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

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陛下即位以來幾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冤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燭之意者臣竊惟陛下以受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臣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臣因循竊位之罪乎　宋蔡襄增置諫官疏曰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萬口相慶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奬拔之知必思所以報效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臣請爲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

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賢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死且不避安得好進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無恨矣一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名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愧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也　程頤輔養君德疏曰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　李綱請高宗還都疏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

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哉　明王恕請名見大臣疏曰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過寄聽明於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欲察識之眞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王守仁救建言諸臣疏曰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然莫敢爲陛下訟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者罪之耳臣恐自茲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況今天時凍沍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

言者則旣晩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供舊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豈不休哉（時戴銑等以劾劉瑾逮繫）

馮恩辨敢言非邪徒疏曰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侫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默爲老成以順從爲平易以特立爲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不惟父母妻子恐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絶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乎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邪亂邪安邪危邪近畿輔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致殺長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孼置郵不絶書靈臺不絶奏陛下了不之䘏而沾沾焉以爲治安今日須手詔明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願速開言路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而以唐宋之徇林甫安石爲戒

〔書〕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穆公用之幷國三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

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
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强公室杜私門
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
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
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
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翫好而駿
馬駃騠不實外廄也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飾不進
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
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也　漢鄒陽上書
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
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
不可曳裾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
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
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
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
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

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齧利劍鋒接必無幸矣 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戸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絶也人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跡愈多影

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跡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淩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淸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

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可以諭大　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蓋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是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蓍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吉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增唐杜牧與人論諫書曰某疎愚放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每見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鬭是非一決怒氣耳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

宋歐陽修與高司諫若訥書曰前者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

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
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
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
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
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
亦不能以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
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
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
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
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

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昨日
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
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
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
爲朝廷羞者足下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藝祖皇帝平
定四方藩鎮拱手以趨約束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
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兵皆天
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
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
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故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寛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内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又曰夫呉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呉之一隅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圃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際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

【原】序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冐雷霆犯顔色投鼎鑊離刀鋸而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毁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百姓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扆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刳斮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宫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毁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不忍見霜露麋鹿棲於宫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宫有返道之明望夷無

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絶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嗚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

增 明歸有光送周給事興叔序曰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嘗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爲令江南入爲給事中時宰慕其名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即引疾以去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臥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名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故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跡所不至臨安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眞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天子旣嘉奬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輙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

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祚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與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何足以賛與叔之行而樂與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云

〔原〕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怪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增〕宋蘇洵諫論曰古者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

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

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劒太息范雎以無王

恥秦而賂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淩漢而沛公輟洗
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
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
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
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
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
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
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
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
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
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對見一

[原] 殿坐 魏志鍾繇字元常有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上殿就坐自是三公有疾以爲故事 庭詰 漢書公孫弘嘗與公卿議至上前更背之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始與臣等議而合背之 衣褐見 漢書虞將軍與婁敬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被酒伏 後漢書劉寬字文饒每引見講經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也 贊引 盤辟 魏書游楚爲隴西太守以功封侯引上殿不知儀式侍臣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不覺大應諾帝大笑 漢書何武舉方正名見盤辟雅拜有司劾失舉 晝接 旰食 易晝日三接 漢書張湯每朝奏事天子日旰食丞相充位而已事皆決於湯

敷奏 延訪書敷奏以言通鑑前編成王延訪羣臣

字於上前 讀於上前漢書夏侯勝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是親信之班游以選進讀羣書於前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

上前背議 御前面折上詳前後漢書馬武字子張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長短帝故縱之以為樂

陛下善言 天子休命漢書夏侯勝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之也下見書

【增】不拜 不跪唐書盧鴻字灝然隱嵩山開元初徵至京謁見不拜宰相遣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獻徵錄明洪武初刑部尚書錢唐一日召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紏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賢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

上簾 納陛唐書張嘉貞武后時召見內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宋史眞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呂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戺稍峻特令為端納陛

設座 臨軒金史世宗時尚書令張浩以疾在告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毋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唐書元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姚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殊禮 密語唐書裴度由東都留守召入朝及陛見陳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若帝以度勳德故待以殊禮獻徵錄明孝宗時劉忠宣大夏為兵部尚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用每朝罷傳大夏循御陛而上面與商確時事雖公輔貴近有不頃聞者嘗召對自旦至午憊不能行命司禮監太監李榮扶掖而出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蓋紀實也

晚坐 夕對宋史王曾為翰林學士眞宗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又神宗召鄭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

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

扶醉　送歸　元史謝讓爲刑部尚書仁宗即位以讓先朝舊臣加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巵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　宋史晁迥字明遠太宗時爲翰林學士進承旨嘗夜召對令内侍持燭送歸院

停轉對　廢坐論　五代史漢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陶穀上言曰五日上章曾非舊制百官轉敘對且異昌言徒瀆天聽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羣臣有所聞見即許不時詣闕聞奏從之　宋史凡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宋太祖即位宰相范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始廢坐論之禮

賜對　請對　唐書李絳爲中書舍人所言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言臣飽食不言自爲計得矣顧聖治何有詔明日對三殿　元和中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帝令他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帝怒其輕肆

開廣言路　歷陳時政　宋史賈黯字直孺備位諫官果於言事奏諫官御史跡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從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黯論以爲不令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不許　獻徵録明孝宗初召王恕爲吏部尚書恕至京庶吉士鄒智往語之曰三代以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即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更無可見日矣恕善其言

立紫宸　對延英　韓愈元和聖德詩序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　唐書苗晉卿拜侍中病蹇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從之爲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

對見二

長者之言　後漢書詔問光祿勳劉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此昆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

書思對命　禮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天威　左傳天威不違顔咫尺

進止有常　漢書霍光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

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揚于王庭 易

不可書傳 史記王稽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纍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

增 汗衣 唐書李絳爲相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獨員上殿 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詔六曹尚書有事奏陳許獨員上殿

朝紳動色 獻徵錄明世宗嗣位以廷薦敎名致仕都御史林俊屢辭不允且趣其來及入京陛見上注視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

召對不名 元史成宗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諸不願事朕者惟卿雖名不至今乃知卿眞得大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

閣中咨訪 又揭徯斯爲奎章閣授經郎以敎勳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

對十一刻 唐書文宗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

對五六刻 又韋渠牟爲諫議大夫每延英奏對雖大臣率下二三刻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

對問一

原 削藁

據經 蜀志孟光字孝裕習漢制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旨苟合或不從不強爭時有所言輒削藁草譙周字允南雖不預事以儒行見禮待訪大議輒據經以對

增 詳雅

明白 宋史陳若拙字敏之幼嗜學父思讓嘗令持書詣晉邸太宗嘉其應對詳雅將縻以軍職固辭石保興守信子也太祖嘗召功臣子弟詢以時事保興年最少應對明白太祖奇之

慷慨

清亮 唐書武后時陳子昂以上書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金史宗憲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進止恂雅上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歎久之

應荅如響

奏對如流 人物志梁徐摛字士秀嘗名問經義諸史應荅如響爲禮部尚書歷仕仁宗宣宗獻徵錄明呂震自成祖時震聰明絕人每奏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更進迭奏震兼三部尚書奏牘愈多皆自專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

之後奏對如流未嘗有誤 小冊籌兵 寸紙訪事 宋史李迪召對龍圖閣命草詔時唃廝囉叛曹瑋在秦州請益兵迪請以關右兵分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眞所謂頗牧在禁中矣眞宗每以事訪晏殊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稾封以上帝重其慎密 朝笏記事 漆簡答問 人物志唐義問從曾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 明史紀事太祖徵秦從龍居之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者 不復獨對 不得獨對 唐書蔣伸改兵部侍郎宣宗雅信愛之每見必咨以天下得失一日伸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宋史理宗時牟子才以國史院編修權禮部郎官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擢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 上陳 下問 並白帖

對問二

原 咨訪 吳志闞澤字德潤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 清問 書

增 明敏 人物志宋梁顥每進對詞辨明敏 夙具 獻徵錄明世宗朝梁材爲戶部尚書永嘉張孚敬新貴用事嘗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黠黠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果若是辦耶 失次 唐書喬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琳年高且聵每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 祈恩 宋史劉隨上言比年庶官陛辭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